

法雨靈岩

中國佛教現代化歷史進程中的
印光法師研究

張雪松——著

漢傳佛教 | 論叢

I



法雨靈岩：中國佛教現代化歷史進程中的印光法師研究／張雪松著．-- 初版．-- 臺北市：法鼓文化，2011. 06

面；公分

ISBN 978-957-598-557-8（平裝）

1. 釋印光 2. 佛教傳記 3. 淨土宗 4. 佛教史

229.385

100008473

中國佛教現代化歷史進程中的
印光法師研究



法鼓文化

法雨靈岩

著者／張雪松

出版者／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編輯總監／釋果賢

主編／陳重光

責任編輯／李金瑛

封面設計／化外設計有限公司

內頁美編／連紫吟、曹任華

地址／臺北市北投區公館路186號5樓

電話／（02）2893-4646 傳真／（02）2896-0731

網址／<http://www.ddc.com.tw>

E-mail／market@ddc.com.tw

讀者服務／（02）2896-1600

初版一刷／2011年6月

建議售價／450元

郵撥帳號／50013371

戶名／財團法人法鼓山文教基金會—法鼓文化

北美經銷處／紐約東初禪寺

Chan Meditation Center (New York, USA)

Tel／（718）592-6593 Fax／（718）592-0717

B944.1.12
20127

港台書

法雨靈岩

中國佛教現代化歷史進程中的
印光法師研究

張雪松——著



漢傳佛教論叢序言

中華佛學研究所是經教育部立案之研究機構，依本所創辦人聖嚴法師所頒之所訓「立足中華、放眼世界」為指導方針，以促進中外學術研究之交流與合作為目標，戮力漢傳佛教學術發展，特成立此論叢。

聖嚴法師除重視印度佛教的溯源研究，更重視漢傳佛教在現代的適應性、消融性、開創性及自主性的探索。中國佛教的源頭來自印度大小乘的經、律、論三藏，這些原典的數量相當龐大；弘傳到中國後，漢文系統的佛教，在隋、唐時代有了小乘二宗、大乘八宗的開展與成熟，其著作之多，多過由梵文譯成漢文的三藏教典，而且各自有其脈絡系統。到了宋、明時代，漢傳佛教發展已到強弩之末，經過宋明理學的撻伐以及元朝蒙古人的異族統治，漢傳佛教諸宗到了明初，已是奄奄一息，命如懸絲。直至明末清初，中國佛教界出現了許多位大師級的僧俗學者，才乍見曙光，對現代中國佛教的成長與延續產生深遠影響，不論是義理之學或應用之學，包括禪、律、淨土、天台、華嚴等思潮，從傳統的立場來看現代的中國佛教，皆可在明末的佛教思想中，覓得蹤跡。因此，漢傳佛教雖然有重視實修的淨土宗、禪宗，也有重視思考的唯識學派，以及華嚴學派等各種不同的學派，但是全部都屬於漢傳佛教。

聖嚴法師常常提及近百年來有些佛教學者，抨擊漢傳佛教非印度佛教的本來面目，含融了許多中國習俗、民間信仰的成分，

所以被指爲是不純的傳說和迷信；由此認爲，漢傳佛教之中的各大學派，皆是中國人自創的，是漢化了的佛教。因而讓部分信眾，不再重視漢傳佛教，幾乎一窩蜂地轉向崇拜藏傳佛教或南傳佛教。佛教雖然有南傳、漢傳、藏傳不同的系統，但全部都是釋迦牟尼佛的佛法，彼此之間可以互通合作，也可以獨立存在，因此應更互相包容尊重。而中華佛學研究所的立足點是漢傳佛教，以漢傳佛教爲基礎，來研究、接受、消化其他系統的佛教，這是本所自創辦以來始終不變的方針與原則。更希望漢傳佛教能夠立足於世界，也就是讓國際的佛教界了解，在漢傳的寶庫中，有採擷不盡的寶礦，尤其部分漢文原典，更是藏文、巴利文所無，這些漢文經典及各宗祖師的研究，尚待佛教界的專家學者給予逐一地闡明與發掘！

衷心地祈願今後的漢傳佛教，能夠在教界各方的努力下，開創出一條千秋萬世、常住不滅之路。

2011 年 5 月 1 日

〔他序〕

殷切的期望，英明的決策

今年（2011）3月28日至4月15日，應邀至法鼓山的中華佛學研究所講學，有舊地重遊，回到故里的感覺。

回想2002年4月10日至8月10日，應邀為中華佛學研究所、僧伽大學佛教學院講「中國禪宗的形成與早期發展」、「中國禪宗專題研究」和「日本佛教史專題」與在此生活的情景，心中不免感慨良多。一是想到在兩岸乃至國際佛教界負有盛名的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已經圓寂，不免常懷悲愴之感；二是看到坐落在綠樹叢蔭中宏偉莊嚴的殿堂已經完工，法鼓佛教學院正式成立，中華佛學研究所和僧伽大學正按照聖嚴法師生前主持制定的規畫開展佛學研究和教學，法鼓大學的建設工程的完工也指日可待，不能不為之歡欣鼓舞。

中華佛學研究所所長果鏡法師在會見我時，向我轉述了研究所今後的研究計畫，表示要按照聖嚴法師生前的囑託，加強漢傳佛教的研究，在文獻整理、歷史、教理研究和培養人才方面做出成績。她還希望我能為即將出版的《漢傳佛教論叢》寫篇序。我當時欣然答應了下來。

然而4月16日回到北京後，遲遲未能動筆。寫什麼合適呢？腦海裡聯想到與聖嚴法師交往的一些事情。

在大陸研究佛教的學者中，我是較早與法鼓山建立學術聯繫的人，並且參與促成共同舉辦過兩次佛教學術會議。1990年中華

佛學研究所舉辦第一次國際佛教學術會議，大概由於筆者的朋友藍吉富先生的推薦，我收到邀請。鑒於當時的兩岸形勢未能赴會，然而撰寫了《大乘佛教倫理與現代社會》寄去作書面發表，會後論文被收錄在傅偉勳教授主編的《從傳統到現代》一書中。此後我與聖嚴法師之間通過幾封信，彼此開始熟悉起來。1991年10月至1992年10月，筆者得到日本國際學術交流基金的資助，經京都大學竺沙雅章教授的熱情斡旋和接待，得以招聘教授的名義在京都大學研修，蒐集資料並撰寫《日本佛教史》。1992年8月在聖嚴法師率團訪問日本期間，筆者有機會初次見到聖嚴法師。在9月8日的傍晚，我與竺沙雅章教授應邀來到京都風景區嵯峨的一個精進料理店，會晤聖嚴法師，同時見到曾在佛教大學留學的慧嚴法師，還有正在日本留學的惠敏法師、果鏡法師等人。後來我看到聖嚴法師所著《春夏秋冬》一書，在第二十一章〈奈良寺院・嵯峨野湯豆腐〉中詳細地記述了此事。

此後，我幾次應邀到臺灣出席由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舉辦的佛教學術研討會。在2002年上半年學期，筆者在中華佛學研究所講學期間，經李志夫所長的安排，4月20日正式訪問即將赴美傳法的聖嚴法師，詢問自己關心的幾個問題。聖嚴法師對今後促進兩岸佛教文化交流、法鼓山法系的傳承、法鼓山文教事業的發展、培養高級佛教人才、發展人間佛教重在「觀念的改變」等問題，都提出自己的想法。

後來，筆者與李志夫教授等同仁合作籌畫組織了1998年9月在北京由世界宗教研究所與中華佛學研究所聯合舉辦的「佛教與東方文化——紀念佛教傳入中國二千年海峽兩岸佛教學術會議」、2003年9月在青島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佛教研究中心等單位與中華佛學研究所聯合舉辦的「法顯與中國佛教文化——紀念法顯赴印取經由嶗山登陸回國一五九〇週年學術會議」。聖嚴法師不

僅熱情地大力支持舉辦這兩次會議，而且還在百忙中撰寫論文參加會議發表論文。從2003年至2009年，筆者應聘出任中國佛教協會屬下的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期間，又有多次機會在兩岸四地的會議上見到聖嚴法師，然而因為每次看到他老人家總是被記者、信眾包圍著，想到他一定很忙，所以一直沒有深談的機會。

近年以來筆者每次出版新書都寄贈聖嚴法師。長老收到書後總是寫信予以好評。2008年7月13日，筆者收到聖嚴法師的信，也是長老給筆者的最後一封信。信上鄭重地告訴筆者，爲了加強漢傳佛教的研究，長老做出兩項措施：一是任命果鏡法師爲中華佛學研究所的所長，「專門鼓勵國內外學者，從事中國傳統佛教的研究」，希望筆者今後能予以協助。二是「委由哥倫比亞大學于君方教授，以研究漢傳佛教的博士生爲對象，作補助鼓勵」。聖嚴法師表示自己對漢傳佛教「是有使命感的」，希望今後法鼓山在開展研究「漢傳佛教的歷史、宗派、教理及文獻方面有些貢獻」。

筆者當時看到聖嚴法師的此信，甚爲感動，認爲他爲法鼓山教團今後在佛教研究和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十分英明而周全的決策。相信中華佛學研究所按照聖嚴法師的決策，通過制定切實可行的佛學研究計畫和教學計畫並且付諸實踐，一定會逐年做出新成績，是絕不會辜負聖嚴法師殷切期望的。

在中華佛學研究所編校《漢傳佛教論叢》即將出版之際，謹寫此序表示祝賀，並借此機會祝法鼓山教團在發展弘法、社會慈濟事業和文教事業中不斷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績。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

楊曾文

2011年5月3日於北京

〔自序〕

中國近現代佛教研究的新視域

筆者開始從事中國淨土宗十三祖印光法師的研究，始於在香港中文大學求學期間。雖然最後形成的博士論文，重點放到了禪、淨，這兩種判然有別的中國傳統佛教宗派組織模式上；但在近現代佛教史視野下進行印光法師研究，還是深深地吸引著我，在人民大學教書之餘，又在此花了不少工夫，終於形成了本書。

本書初稿殺青之時，正值「毒奶粉事件」引起舉世關注。鳳凰衛視在大陸頗有影響力的一個脫口秀節目《鏘鏘三人行》，主持人「名嘴」竇文濤討論該問題時，竟然提起了民國年間名僧印光法師，說他提倡「因果」，雖然難免「迷信」，但若人人如此，亦不致於「毒奶粉」氾濫。

改革開放以來，即海外學界所謂的「集體化時代結束」（人民公社解體）以來，中國出現的「宗祠熱」、「寺廟熱」已成為不爭的事實，甚至愈是經濟發達地區愈是如此。這些「並不阻礙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封建迷信」在中國的復興，甚至被認為有助於誠信社會、和諧社會的建立。當代中國宗教發展的「新動向」，不知不覺讓我們這些近代宗教研究者處於「醉漢寓言」（醉漢將錢丟在黑暗的小胡同中，卻在大街的路燈下尋找，因為他覺得這裡明亮好找到錢）的尷尬境地。因為，我們對近代中國宗教的研究，有意無意常常採取現代化的研究範式，民國基督教研究對一些進步神學家推崇備至，近代佛教研究

也爲革新者激進的言行興奮不已，以爲找到了中國傳統宗教發展的真正出路；但是當代中國各大宗教蓬勃發展，其內在的發展動力是否真源於此，卻有很大的商榷餘地。迅猛發展的中國各大宗教，其「保守」、「傳統」的成分遠比我們想像的要多得多。

「醉漢寓言」啓示我們各自研究「視域」的局限性，只有通過不同「視域」的不斷商談、對話，才能達到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所謂的「視域融合」。

本書的主人公，淨土宗十三祖印光老法師，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利用現代化的交通郵政系統，在全國各省市，乃至海外編織起龐大的佛教網路；他印送善書、提倡因果，在廣大民眾中引發了新一輪的淨土信仰熱潮。近代佛教革新，沒有如新儒家那樣成爲一種僅爲「先進」知識份子喜聞樂見的形而上學，而能使佛教依舊保持了對中國社會廣泛的影響力，印光法師等「保守」僧人的努力，可謂功不唐捐。

筆者對於印光法師的研究只是剛剛起步，但通過這項研究，可以給我們帶來一種不同於以往近現代佛教史敘事模式，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情。也鑒於此，本書雖然以印光法師爲主人公，但是將其放到中國近現代佛教史的大背景中探討，因此在章節安排、史料運用上，並非就印光法師而論印光法師。

在本書寫作過程中，得到海內外很多專家學者的當面點播指導或著作啓發，在此深表謝意！限於筆者的水平，本書一定存在著許多缺點乃至錯誤，魯魚亥豕，尚祈斧正！最後還要特別感謝法鼓文化對本書的大力支持，沒有他們的辛勤工作，本書是不能以現在的面目呈現在各位讀者面前的。

張雪松

目錄

漢傳佛教論叢序言	3
〔他序〕殷切的期望，英明的決策	5
〔自序〕中國近現代佛教研究的新視域	9

第一章 重讀印光 13

第一節 重讀印光的時代背景	14
第二節 重讀印光的史料依據	28
第三節 對印光的評價及現有研究成果	67

第二章 中國傳統佛教衰落與復興之辨 81

第一節 清中葉至民國時期中國僧侶數量與地理分布	85
第二節 近代寺院經濟的困境與轉機	105
第三節 小結：傳統向現代的轉型	146

第三章 印光在中國佛教近代轉型中的 歷史地位和貢獻 155

第一節 印光及其淨土宗事業	159
第二節 印光與中國的民間信仰	226
第三節 餘論：太虛與印光	253

第四章 印光淨土思想的影響與爭論 269

第一節 「帶業往生」思想的近代爭論與述評 283

第二節 關於「一心不亂」的爭議 321

第三節 小結：從凡聖同具到超凡入聖 340

結 語 中國近代佛教研究的新視域 353

後記 367

主要徵引文獻 371

凡例：

1. 本書所引用的印光法師《文鈔》，如無特別註明，全部出自張育英校註《印光法師文鈔》（上、中、下），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文內只註明冊數及頁碼，如「上465」即上冊，第465頁。
2. 註解中第一次出現的書籍著作，詳註作者、出版地和出版時間等項，以後再出現僅註書名與頁碼。

第一章

重讀印光

印光法師（1862—1940），在中國近現代佛教史上具有重大的影響，圓寂後被公推為中國淨土宗十三祖^❶，本書力圖通過對印光法師的重新解讀，來重新認識淨土信仰在中國佛教近代轉型中的作用和意義，加深對中國近代佛教史的理解，拓寬國際學界對淨土信仰的認識。

通常，印光法師給人的印象就是念佛待死，與推動中國的現代化、改良或者革命似乎都毫無關係，他本身也很難講有成系統、創新的哲學思想，所以無論是傳統的近代史研究，還是思想史研究，都很難將這樣一位「守舊落後」的僧人納入到研究領域當中去。但是印光法師在中國近現代佛教史上具有深遠的影響，學術界若對其置之不理，勢必造成我們對佛教歷史認識的一大空白和缺失。所以隨著中國近代佛教史研究的深入，近二十年來，學術界開始關注印光法師，但是以往研究佛教人物的傳統方法，即主要從印光法師本人的著述出發來勾勒他的思想體系，很難解答這樣一位在晚清默默無聞地度過大半生的老僧，除了教人「敦

❶ 現在中國佛教界內公認的淨土宗祖師是：初祖東晉廬山慧遠，二祖善導，三祖承遠，四祖法照，五祖少康，六祖永明延壽，七祖省常，八祖蓮池株宏，九祖藕益智旭，十祖行策，十一祖實賢，十二祖際醒，十三祖印光。參見陳劍鏗：〈近代確立蓮宗十三位祖師的經過及其釋疑〉，《論衡》，第五卷第一期（2003年6月）。

倫盡分，閑邪存誠，老實念佛，求生淨土」這樣一些老生常談外，別無「高論」，但卻在民國七、八年（1918、1919年）後，在他年近六旬的時候，爆得大名，成為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最有號召力的幾位僧人之一。如何理解這一現象，對於研究近代佛教史的學者來說，無疑是具有魅力的；對這一現象的解答，甚至可以讓我們對中國近代佛教史發展脈絡進行重新理解。但這一切都需要我們用新的思考方法和研究方式，對印光法師進行重新解讀。

對印光法師進行重新解讀，必須依託正確的史觀（指導思想）與豐富的史料（研究材料），本章前兩節即對這兩方面進行專門的討論，最後一節則簡略介紹前人對印光法師的評價，及近期學界的研究成果，以及本書的寫作框架。

第一節 重讀印光的時代背景

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著名詩篇〈過零丁洋〉首句：「辛苦遭逢起一經」，將自己抗擊外侮的動力全部歸結為一部儒家經典，雖不免有誇大之嫌，但經學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對知識份子世界觀的絕對影響，是毋庸置疑的。晚清以來，中國傳統社會遭遇數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知識份子紛紛「移治經之心治子」，因此梁啟超說，佛學在這期間成為晚清思想界一伏流，亦不難理解。

近代佛教開風氣之人，除楊文會莫數，楊文會曾出使歐洲，眼界比較開闊，他在《支那佛教振興策》中提出：「泰西各國振興之法，約有兩端：一曰通商，二曰傳教。通商以損益有無，傳教以聯合聲氣。我國推行商業者，漸有其人，而流傳宗教者，獨付缺如」。^①可見，楊文會提倡佛學，是有很大抱負的，受楊文

會影響而研究佛學的，許多都是維新派人士。清末民初中國知識份子中有一種普遍的看法，即認為要振興民族國家，必須有一宗教作為支撐。民初著名的「中國三少年」之一，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的譯者藍公武先生，當時著有〈宗教建設論〉認為：

今救中國，舍宗教以外，誠無他途矣。然今之宗教，不一二數，曰儒，曰佛，曰耶，曰回，其教義雖互有異同，而皆足以起人之奉，堅人之信仰，則我國人將何道以從之耶。聞今有提倡佛教者矣，有改革儒教者矣，亦有盡力於耶教者矣。使其而一有效者，則佛可以救國，儒可以救國，即耶回諸教，亦無一不足以救國。奈宗教非他事可比，信仰非人力能強，我竊見事之不易焉。^②

「今救中國，舍宗教以外，誠無他途矣」是晚清民國眾多知識份子的共同看法。當時中國先進的知識份子產生這種看法，曾經受日本淨土真宗一系的井上圓了（1858－1911）思想的很大的影響。井上圓了自1885年以來，撰寫多篇文章，提出「護

-
- ② 當時駐公使郭崇燾在〈與曾中丞書〉中指出：「夷人之與中國交涉者，一曰商、一曰教、一曰兵，三者相倚以行而各異用……屈抑其教，必求以兵，脅之兵不得，商人之助其費。不敢擅發也，既發兵，則教與商俱退聽也。」（郭崇燾：《養知書屋文集》卷十一）郭崇燾的言論反映出晚清不少眼界略開的官員士大夫的看法，楊文會曾出使英國參與外交活動，且與曾國藩家族關係密切，亦染此風。楊文會「去兵」，強調振興中國為通商與傳教。另外，經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引薦，楊文會結識了摩訶菩提會（Maha Bodhi Society）的創辦人達摩波羅（Anagarika Dharmapala），亦受到海外傳教的啟發。
- ③ 經世文社編：《民國經世文編（交通·宗教·道德）》（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五十輯498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第5029-5030頁。